

文化性为现实题材剧注入生命力

近日,一批现实题材电视剧热播,如《我的阿勒泰》《新生》《老家伙》等,涉及少数民族、悬疑犯罪、老年境遇等不同题材,表现地域从辽阔边疆到海上岛屿再到现代都市,受众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,一些作品破圈成为爆款,体现较强的创新意识,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迎来了更为鲜活多元的创作局面。

题材选择成为成功的关键

时至今日,国产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固定的题材,现实题材与类型化创作也更加深入交融,比如都市题材可以细分为行业剧、爱情剧、家庭剧,还有悬疑探案、青春校园等类型剧,每个题材类型都有相对固定的受众。近期出现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,首先在于题材上的创新开掘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是近年来少有的女性对于故土书写的优秀之作,这部作品火爆出圈有很多原因,比如过硬的艺术水准、美轮美奂的镜头、生动幽默的表演,但是我认为排在第一位的是其少数民族题材的稀缺性。近年来新疆题材电视剧创作犹如一朵朵悄然绽放的奇葩,每一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。前两年《我们这十年》中的《热爱》篇,讲的就是一个内地体育老师在新疆带着一群足球少年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夺得冠军的热血历程,剧中新疆少数民族美食美景、质朴的风土人情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《我的阿勒泰》不同于萧红经典的《呼兰河传》那种厚重、苦涩、悲情的乡土情怀,而是以一种更为轻松的笔调,勾勒汉族人与哈萨克族人交往的故事,展现新疆大漠时而壮阔、时而清丽的西北自然风貌。特别是,剧作在散文原著基础上,将原著中个体内心细腻的情感抒发,外化为人物之间的戏剧关系与戏剧冲突,同时增加了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情,男主角巴太与父亲之间象征现代与传统的对抗,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审美魅力,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上做到了平衡。

诈骗犯罪类题材是影视创作上一个历史悠久而受欢迎的类型,远的如奥斯卡最佳影片《骗中骗》,上世纪90年代以来《天才雷普利》《猫鼠游戏》早已成为经典,国内近两年出现的电影《孤注一掷》也成为爆款。电视剧《新生》题材不算新,但又有标新立异之感,被称为“国产《天才雷普利》”,最主要的是第一次展现了一个高智商的让人又爱又恨的诈骗犯形象,在人物塑造上带有开创性意义——在重重反转中让一个犯罪分子呈现了多棱镜般复杂的弧光,揭示出当下都市人的关系本质上是某种欲望的交易互换,这是比较难得的。

而《老家伙》则是少有的老年题材创作,近两年出现的电影《我爱你!》《妈妈!》,电视剧《老闺蜜》《三叉戟》《外婆的新世界》等作品,虽谈不上爆款,但都可圈可点。在现实题材创作愈发内卷的当下,这一赛道可谓是一片蓝海。《老家伙》讲述的是三个从电子厂退休的老员工,合伙办社区养老中心的故事。从故事上看,契合当下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,也有相应的故事戏剧元素,特别是以三位老人的视角,折射出家庭年轻一代所面临的职业、婚姻等问题。但是这部作品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传播效果都没有达到观众预期,这说明题材选对了,还需要本身艺术质量过硬。

文化性成为重要底色

回望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经典作品,故事情节早已烂熟于胸,但是依然会被观众反复观看,很



图片来源:网络

重要的原因在于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色,这是作品抵抗岁月流逝的重要力量。如《父母爱情》里中国人宽厚包容的处世之道,《岁月》中呈现知识分子面临时代发展困惑的心灵史,《人世间》中传统家庭忠孝的两难抉择,《漫长的季节》里东北工业衰落后的底层市民文化,等等,文化性往往为作品注入长久的生命力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自不必说,其之所以被认可,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。电视剧《新生》虽然是类型片,但它是在西式类型的外表下,包裹着东方哲学意味的内核。作品讲述的是帅气有才华的骗子费可如何周旋于矿产老总、精英投资人、富足女白领、女大学生之间的故事,这些人之所以被费可所“骗”,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本身也是行骗之人。费可与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各取所需,对应了佛教里所讲的“贪”“嗔”“痴”。

“贪”是产生一切烦恼的根本。矿产老总陈树发无疑就是贪的典型代表,他所经营的矿产公司足以让其一家衣食无忧,但是他依然为了扩大经营,收购证照不齐的小矿产;为了攀上所谓土矿部的李司之子“费可”的关系,不惜以自己的女儿婚姻作为筹码,最终导致女儿与真正所爱之人分离,女儿在高速路上车祸殒命。剧中人虽知道自己被骗,但不敢报案,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贪婪所得不能见光,只能选择吃闷亏。

嗔,就是“嗔怒”“嗔恚”,对违背自己心愿的他人或其他事物生起怨恨之情。《新生》的故事起因就是男主角费可的嗔怒。在他年少时,家庭因父亲出轨而破裂,母亲死后只有他自己在雨夜抱着骨灰回家,仇恨在这个天才少年心中生根发芽,最终他假意答应继母要求,为同父异母的弟弟替考,东窗事发后导致一家人前途尽毁。剧中费可在考场替考时,闪回他对继母、父亲、弟弟的怨恨,脸部扭曲变形,将试卷姓名疯狂涂抹……后续所有的故事,都是他对于向他有所图之人的报复。

至于“痴”,可谓全剧之人皆痴。陈树发的女儿佳佳是全剧中痴的典型,她喜欢自己的父亲安排的司机,拒绝看起来优秀的费可,最终因情所困,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作品通过表层的四个诈骗故事,讲了当代人欲望的贪婪,以及欲望被戳破后的嫉妒愤懑。虽然作品结尾烂尾,但依然让人深思。

套路化是现实题材的天敌

近期的这三部现实题材电视剧,题材殊殊,各有特色,仿佛吹来的阵阵清风,让人看到了创作的新可能性。但作品之间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距。特别是原本可以出新出彩的《老家伙》,却因水准不高被观众诟病。作品没有把这种题材

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出来,仅仅满足于各种琐碎故事的堆砌,又不太符合生活的逻辑,其问题折射出当下现实题材创作普遍存在的缺陷。

《老家伙》最大的问题是将原有的古装帝王喜剧戏的创作逻辑——也就是原有的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中“铁三角”的模式——生搬硬套过来。剧中,张铁林饰演的新城集团董事长陈新城就是乾隆皇帝,无论表演还是台词,都和皇帝几乎一模一样,梗着脖子说话,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,如果说是清朝戏还能勉强接受,放在当下21世纪,这种表演模式着实令人尴尬。王刚饰演的孙前程是“和珅”的翻版,爱算计、世故圆滑、唯利是图;张国立饰演的肖长庆则是几乎毫无特点的老好人。三人的关系依然是肖长庆、孙前程围着陈新城转,在一部现代戏中,为何非要把这种封建君臣关系带进来呢?人的主体性、老年人自身的特点在哪里?看着非常生硬别扭。

《老家伙》的主题与视野也比较狭窄。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,几乎就是围绕着“钱”和“权”两大主题进行。陈新城原本是国企董事长,在权力斗争中被人扳倒台,但是他始终耿耿于怀,因失去权力而愤恨,还想随时重返权力中心。而孙前程要和肖长庆合力架空陈新城在养老中心的权力。影视作品如果整天围绕“钱”“权”打转转,特别是还发生在本该无私为公、静心养性的养老中心,格局就显得小了。

再者,作品对老年人的表现也有失偏颇。这部作品对于老年人的塑造,有些重复了张扬导演早年的《飞跃老人院》中的表现方法,即将老年人老顽童化,在能力上神话化,显得既尴尬又失真。作品中的三位老人,除了肖长庆还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热心肠老大爷,陈新城和孙前程则明显超出了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行为方式。特别是孙前程的出场,是在一伙年轻人的追捕下矫健地翻过高高的围墙再跳下来,居然毫发无损,这是动作大片吗?明显是拍成了神剧。

老年题材电视剧创作自有它的优势,但也有劣势。一方面,受众本身就没法和都市剧、仙侠剧、悬疑剧相比,况且老年观众也并不一定爱看老年题材。另一方面,老年题材也容易陷入煽情、油滑的套路。事实上,从这几年的老年题材剧创作来看,如果只关注世俗层面的吃喝拉撒,习惯用油滑庸俗的表现方式讲故事,实在难出佳品。老年题材更应该注重对文化性的体现,符合老年人群体的生活习惯和情感逻辑。老年人对生死的看法,对于世事深刻的洞察理解,对于人生的豁达从容,同样可以拍得精彩。《我的阿勒泰》中,患有健忘症的奶奶这个角色就充满了喜剧效果,非常出彩。若踏踏实实的人物性格行为上多揣摩,多拍出几个这样质地的角色,老年题材创作何愁不出彩呢?

来源:北京日报